

病发生、发展规律,及时控制病情进展。本病为SLE本身导致的肝脏受损,临证表现多虚实夹杂。治疗应坚持扶正与祛邪相结合原则,疏肝调气以解郁,解毒祛瘀滋阴以扶正祛邪,及时确切诊治,发挥中医药治疗优势,有效控制病情。并适时适度启发开导患者,耐心帮助其认识疾病,进行情绪疏导,以解患者之郁,从而达到治病目的。在治疗过程中,还应定期复查肝功能,动态观察病情,以及时预防与治疗,并可中西医结合治疗,以达最佳疗效。

[参考文献]

- [1] 褚爱春.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肝脏损害[C]. 第十届全国风湿病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2005: 2.
- [2] Luangjaru S, Kullavanijaya P. Gastrointestinal and hepatobiliary manifestations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 J Med Assoc Thai, 2005, 88(1): 71-75.
- [3] 张明英, 关彤.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医体质调查报告[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 30(4): 454-457.
- [4] Carr FN, Nicassio PM, Ishimori ML, et al. Depression predicts self-reported disease activity in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J]. Lupus, 2011, 20(1): 84.
- [5] 廖文俊, 陈刚, 付萌. 系统性红斑狼疮性血管炎[J].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2009, 23(4): 249-251.
- [6] 许德清, 曾凡钦. 红斑狼疮[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3: 292.
- [7] 卞华, 温成平, 范永升. 解毒祛瘀滋阴法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机理浅探[J]. 中医药学刊, 2004, 22(9): 1715-1716.
- [8] 温成平, 范永升, 李永伟, 等. 中西医结合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增效减毒作用研究[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7, 31(3): 305-309.
- [9] 李蔓, 李小江, 贾英杰. 浅谈原发性肝癌从解毒祛瘀论治[J]. 时珍国医国药, 2011, 22(3): 775-776.
- [10] 董亚男, 陈逸云, 叶青艳, 等. 不同剂型的垂盆草对急性肝损伤大鼠的防治作用[J]. 药物评价研究, 2013, 36(6): 426-430.

(责任编辑: 冯天保)

振战栗辨析与发挥

郭宏明¹, 张毅¹, 李娟¹, 李金田¹, 史光伟², 刘涛¹, 赖乾¹, 张越美¹

1. 甘肃中医药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2. 酒泉市中医院, 甘肃 酒泉 735000

[摘要] 纵观古今医著, 作为外感热病或内伤杂病中重要的辨证指标, 振、战、栗在众医家笔下常被提及, 然而三者时而被分开表述, 时而被合并讨论, 各家论述均有其精妙之处, 但无统一定论。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 试将振、战、栗三者分开进行辨析, 同时对振、战、栗之症状的临证诊治进行归纳总结。

[关键词] 振; 战; 栗; 外感热病; 内伤杂病; 症状; 辨析

[中图分类号] R2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18) 01-0158-04

DOI: 10.13457/j.cnki.jncm.2018.01.043

Differen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ibrating, Trembling and Shuddering

GUO Hongming, ZHANG Yi, LI Juan, LI Jintian, SHI Guangwei,
LIU Tao, LAI Qian, ZHANG Yuemei

Abstract: Taking a wide view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medical classics, vibrating, trembling and shuddering were frequently mentioned by numerous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important indexes of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s or endogenous

[收稿日期] 2017-05-16

[作者简介] 郭宏明 (1993-),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经方防治肺系疾病。

[通信作者] 李金田, E-mail: zjlyl@gszy.edu.cn。

diseases. Whereas, they were either expressed separately or discussed as a unit from time to time. Various viewpoints all showed their subtlety and excellence, which, however, are not unanimous yet. The authors intended to differentiate vibrating, trembling and shuddering separately by consulting lots of references, and to make the induction and summarization of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e symptoms of the three indexes.

Keywords: Vibrating; Trembling; Shuddering;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 Endogenous disease; Symptom; Differentiation

振、战、栗皆出自于《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振寒、振栗”之谓^[1]。战见于《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中“战栗”^[1]，而栗见于《素问·风论》中“怵栗”^[2]。古往今来，“战”对于兵家来说是决死生之大事，战胜则生，战败则危，不可轻待。作为病程中极为重要的指示症状，振、战、栗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外感或内伤杂病中，若见有表现振、战、栗者，须当引起高度注意。

1 张仲景论振、战、栗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多次提及振、战、栗，或言“振振摇”、“振振欲擗地”，或言“发战”，或言“振栗”。《伤寒论·辨脉法第一》中对于战的讨论，如：“问曰：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紧，按之反芤，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若脉浮而数，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3]。”这里是仲景通过对脉法的深层挖掘和证候的缜密观察而得出病解与发战与否的内在关系。而条文中则多有涉及振者，如《伤寒论》第87条^[3]，该条是对振最为贴切的阐述；还有第67条^[3]和第82条^[3]，均是对振的论述。在第94条^[3]，则有对于栗的探讨。笔者将以上条文内容罗列并整理归纳，以方便读者查阅，见表1所示。

2 后世医家论振、战、栗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已详尽论述了振、战、栗，然而后世医家在继承过程中，亦对其做了大量注解，为我们分辨和明晰三者之间的区别，以更好地应用于临床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笔者将分为两部分对三者进行辨析。

2.1 振、战辨轻重与含义发挥 对于《伤寒论·辨脉法第一》中“问曰：病有战而汗出……不发战也。”柯琴如此注释：“战，即振栗之谓。治病必求其本，本者，其人平日禀气之虚实”^[4]。又有成无己《注解

伤寒论》曰：“阴阳争则战，邪气将出，邪与正争，其人本虚，是以发战”^[5]。柯氏和成氏皆说明了发战与本虚是为因果关系，因为本虚，所以发战。但是为何本虚故而发战？笔者认为，可以将发战看作是疾病中正邪斗争的过程或是手段，本虚阳气必不旺盛，而战为“动”，动则生阳，通过发战生阳援助正气以达到正盛邪退的目的。因此可以得知，战需要以本虚为前提，本不虚则不发战。但是，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此处本虚虽正气虚弱，但仍能与邪气抗争，而非虚不抗邪之意。也正是因为这种“虚却不殆”的状态才能产生战的表现，正气实则邪无可侵，正气虚殆则不可抗邪，均不是这里要表达的意思。

《伤寒指掌·卷三之战振栗》曰：“战，身抖耸动也，振，亦耸动，比战稍轻也”^[6]。振在表现形式上与战类同但其程度较战更轻。战者身大动，振者身微动，因相对振而言，战为正气略胜一筹，故正与邪争，争则鼓栗而战；振则正气衰微，衰而不能争，便只得止于振耸。

喻嘉言注解《伤寒论》第87条（见表1）云：“……盖阴亡则阳气孤而无偶，才一发汗，其阳必从汗尽越，所以寒栗有加，阴阳两竭也”^[7]。这里振也同样是阴亡的结果，阴亡则是振的原因。通过对战的解析和对振的思考，笔者认为，此处振是阳气外越的表现，因阴液匮乏，阳不得阴守，故随汗越之而在内生寒栗在外发振。关于战、振的讨论，历代医家多有论及，解释最为全面的当为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卷二之振》的表述：“振近战也，而轻者为振矣。战为正与邪争，争则为鼓栗而战；振但虚而不至争，故止耸动而振也”^[5]。

2.2 战、栗辨病位与辨证延伸 战与振只是程度不同，而战与栗则有病位层次的区别。《伤寒明理论·卷二之战栗》曰：“伤寒战栗，何以明之？战栗者，形相类而实非一也。合而言之，战栗非二也；析而分

表1 《伤寒论》中振、战、栗归纳分类

条目	内容	分类
《伤寒论·辨脉法第一》	问曰：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紧，按之反芤，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若脉浮而数，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	战的讨论
第87条	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	振的讨论
第67条	伤寒，若吐、若下后……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	
第82条	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真武汤主之。	
第94条	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	栗的讨论

之，有内外之别焉”^[9]。战、栗均是阴阳之战、正邪之争，病位上有内外之分，除此之外，更有正邪盛衰程度的不同。战是正邪相争在外表现出的身体振摇的状态；栗是邪盛正衰正气怯弱隐藏于内的“心战”。由此可以总结，战者正气胜，而栗者邪气胜；战者发于外，而栗者发于内。《伤寒明理论·卷二之战栗》又云：“伤寒六七日，欲解之时，当战而汗出。其有但心栗而鼓颌，身不战者，已而遂成寒逆。似此证多不得解……^[10]”成氏此番表述，正为警示我们，在伤寒欲解之期，可以根据其战或栗的表现来判断预后。若病人本虚，正邪相争，其表现出的身体耸动，轻者为振，甚者则战，战而正气将复，正胜邪退、发战汗出，因而得解；栗者，因邪气恣意，伤寒六七日，仅发栗却无战”，此将发为寒逆，多不可救。

战、栗虽然分而有别，但在诊病辨证过程中，我们可以见到古今众医家通常将二者合而言之。究其缘由，笔者认为，在一般预后良好的外感病发展阶段中，邪正力量相当，邪盛正衰、正盛邪衰通常交替进行，在症状上也表现为战栗同时出现，所以用战栗更能全面涵盖病症。对于战栗辨证，如果病为伤寒外感者，战栗必然发在伤寒欲解之时，如果在战栗之前未见伤寒诸症状，则提示这里战栗并非外感所致，此时应注意辨别战栗的寒热虚实属性。《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这里所言的“火”，又当分虚实而辨。如果表里均为热甚之象，却寒栗而战，应为热极生寒、重阳必阴，正是物极必反的道理。另有“心火热甚，亢极而战，反兼水化制之，故寒栗也”，当作何解？经曰：亢则害，承乃制，谓己亢过极，则反似胜己之化也。这里的寒栗是为假象，一个“似”字点明其旨。之所以出现假象，则是由于己亢过极，胜己一方承而制之所致。此处当为“火极反兼水化制之”，即火极似水，热气过

甚反而出现恶寒战栗的现象，辨证时应当尤其注意勿被寒栗的假象蒙蔽。人有因极度恐惧而生战栗者，也属于此类。恐为肾志，其志过度则伤肾，肾水衰不能上承，心火失济而盛极，故而发为战栗。酒性热，饮酒过度亦可使人战栗，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都说的是火气实的状态。相反地，阴盛阳虚而生寒栗，便是火虚的状态。阴盛为寒，阳虚畏寒，经曰：寒则真气去。《内经》中真气就是正气，正气弱则内寒搏于皮肤之间而生寒栗。此外，还有因疟而发的战栗，当与发热交替产生，并且发有定时，因疟邪伏于半表半里之间，人与阴争则寒战，出与阳争则高热。如此种种，诸多战栗，应细观其症，慎辨其证，不可混淆。笔者将三者的后世论证举隅及其含义辨析进行总结概括，见表2所示。

3 振、战、栗的临证诊疗

3.1 振、战的辨证施治 《伤寒论》第67条和第82条（见表1），是对振辨证施治的典范。这两条均为伤寒误吐误下误汗后阴阳两虚、阴不敛阳而阳气外越所发的身体振动，临床上除了误治的过程外，尚有各种阳虚的证候。张仲景对前者用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后者用真武汤，此二汤皆是温经宜阳、滋血助气之剂，阴虚阳弱者得之，阴液充而能敛阳，阳不外越，则无可发振。

伤寒邪居太阳之表，正气奋起驱邪所致的战汗，其症可见恶寒发热，头项强痛，脉浮等太阳经证候。《伤寒论》第94条（见表1）则表明战在疾病中的关键性，本条虽言“振栗汗出”，实为“战汗”之理。该条文指出不论病愈与否，战汗是伤寒外感兼本虚者在病情发展过程中需要进行的一个重要阶段，其转归和预后可分为以下3种^[11]：①若战汗后脉静身凉，诸证悉除，却仍脉软无力者，是正胜邪却、元气恢复的征象，使病人安静休息即可；如有津气耗伤者，可服

表2 后世医家论振、战、栗及其辨析意义

朝代	著作	作者	内容	意义
清	《伤寒指掌》 《注解伤寒论》	吴坤安	战，身抖耸动也，振，亦耸动，比战稍轻也。 阴阳争则战，邪气将出，邪与正争，其人本虚，是以发战。 振近战也，而轻者为振矣。战为正与邪争，争则为战栗而战；振但虚而不至争，故止耸动而振也。”	振战之分：一在于症状的轻重；二在于“正气”盛衰
金	《伤寒明理论》	成无己	伤寒战栗，何以明之？战栗者，形相类而实非一也。合而言之，战栗非二也；析而分之，有内外之别焉。 伤寒六七日，欲解之时，当战而汗出。其有但心栗而鼓颌，身不战者，已而遂成寒逆。似此证多不得解……	战栗之别：一在于病位的内外；二在于“邪气”的强弱
清	《尚论篇》	喻嘉言	……盖阴亡则阳气孤而无偶，才一发汗，其阳必从汗尽越，所以寒栗有加，阴阳两竭也。	本条是从“阳越”来讨论“振”的机理

生脉散之类以益气生津，恢复元气。②若战汗后，身热颧红、手足心热、口干咽燥者，为肾阴耗损之证，可用加减复脉汤。③若战汗后，四肢厥冷，烦躁不安者，表示正不胜邪，为阳气欲脱之危候，应急投参附汤或参附龙牡四逆汤。

3.2 战栗的辨证施治

3.2.1 火实战栗 战栗属火实者，其病机为邪热炽盛于里，阳气闭郁，不得泄越于外，表现为“火极似水”之象，在治疗上“但当泻其过甚之气，以为病本，不可反误治其兼化也”，应以清泄里热为主。依其证候表现，可分为以下3种^[8]：①若战栗兼见高热烦渴、溲赤苔黄、脉洪数或沉数有力者，为阳明气分热盛，用白虎汤加减。②若证见高热烦躁、腹胀满硬痛、大便秘结或热结旁流、下利清水、舌苔黄燥或灰黑而燥、脉沉数有力者，属阳明腑实，用大承气汤加减。③若证见身热烦渴、胸膈灼热如焚、唇焦咽干、便秘溲赤、舌红、苔黄脉滑数者，为热炽中上二焦，用凉膈散加减。

3.2.2 火虚战栗 战栗属火虚者，其病机为阴盛阳虚，寒盛而栗，在治疗上，应以温补先天之肾阳为主；阳气得则正气复，内寒不可存，战栗自消。然而，温补肾阳并非一时之功，当长期采用药食共同调护，方能奏效。另外，因疟战栗者，其治疗以祛邪截疟为基本治则，具体当区别寒与热的偏胜进行处理。

4 结语

通过对振、战、栗的研究探讨，可以看出三者同而有异，不同的证候有其各自的特点，以下两点应该特别注意：第一，脉芤而振无疑是阴亡阳越的标志性反应；第二，若病人正气尚好，欲使病解，发战汗出

是其必经的一个过程，我们须明确“动(即发战)则生阳，助正驱邪”的内在机理，并且用其指导临床。不论本虚还是阴亡，皆是由脏气内虚(亦指正气虚)所致，振与战的对比辨别了二者的正气虚弱程度，正气弱者为振，正气较强者为战；发振时应当补阴宜阳，以助正气攻邪，发战时应待其战汗后，视其转归再给予相应的方药。战与栗的区分则明确了邪气的盛衰是二者的决定性因素。此外，发栗者因其发于内，应问诊得知，之后视其虚实寒热对应选方。临证之际，医者当慎查慎思，明察振战之轻重程度的分别，细辨战栗之内外寒热的不同，细观症状，尤其注意区分证候类同者，遣方用药方不敢偏失。

[参考文献]

- [1] 袁钟, 图娅, 彭泽邦, 等. 中医辞海(中册)[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9: 744, 1019.
- [2] 李戎. 中医难字字典[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118.
- [3] 张仲景. 伤寒杂病论[M]. 罗哲初, 手抄.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0: 8, 69, 66, 70.
- [4] 柯琴. 伤寒来苏集[M]. 王晨, 张黎临, 赵小梅,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8: 13.
- [5] 成无己. 成无己医学全书[M]. 张国骏, 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4: 35, 171.
- [6] 吴坤安. 伤寒指掌[M]. 上海: 上海卫生出版社, 1957: 93.
- [7] 喻嘉言. 尚论篇[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72.
- [8] 周国雄, 胡庆铁. 温病战栗与战汗的辨证鉴别与治疗[J]. 中医杂志, 1982, 23(8): 54.

(责任编辑: 冯天保)